中国大革命见闻

（1925—1927）

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

[苏] 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大革命见闻

（1925—1927）

——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

〔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 著

王 驰 译 李玉贞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70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47058

В.В.Вишнякова-Акимова

ДВА ГОДА В ВОССТАВШЕМ КИТАЕ

1925—1927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дание 2-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80

（根据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D64.2/36

D(42/11

责任编辑：马晓光
封面设计：式　一
责任校对：李小冰
版式设计：韩　锐

中国大革命见闻

（1925—1927）

Zhongguo Dageming Jianwen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8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8,000册
统一书号：11190·158　　定价：1.75 元

序

本书作者B.B.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1904—1965）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读于海参崴东方学院东方学系。1925年6月她三年级时，到中国来实习，参加了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她先在张家口顾问团任见习翻译，1926年2月南下广州，3月起在鲍罗廷办公室编译资料，并任口头翻译。1926年底随第二批国民政府委员北上武汉，在汉口继任鲍罗廷办公室翻译，兼文书工作。在这里，她和苏联军事顾问 B.M.阿基莫夫（西林）结婚。大革命失败前夕，她随部分军事顾问离华回国。

本书原名为《革命中国两年记。1925—1927》，1965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第一版，1980年再版。1971年美国斯蒂文-利温把此书译成英文，书名为《苏俄顾问游记——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台湾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出版了节译本，书名为：《苏俄在华顾问回忆录》。

本书是作者对于1925—1927年在中国任职期间的回忆。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原是她的丈夫阿基莫夫少校1956年离休后计划与她合写的回忆录。但由于他过早去世，只得由阿基莫娃独自完成。

六十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录，目的是为了肯定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本书是其中之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1923年下半年起，共产国际和苏联应孙中山之请，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和各种专家，他们克服了经费不足、装备不良、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困难，援助了中国革命。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正如中共中央1943年5月26日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共产国际以它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192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写的就是从国共合作形成后到北伐战争胜利，及至国共分裂的那个时期。

然而，也应指出，就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右倾，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估计不足，对国民党估计过高，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派来援助中国革命的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全部是向国民党军队提供的。蒋介石、汪精卫勾结帝国主义背叛革命之后，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也就站不住脚，人民群众奋勇斗争取得的革命成果大部付诸东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大革命的失败，客观上是因为阶级力量对比太悬殊，人民群众尚未能积聚足够的力量，主观上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造成，而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右倾也是主观因素之一。

尽管如此，这本回忆录仍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资料。省港罢工、郭松龄倒戈、三·二〇事件、收回汉浔租界等重大事件，冯玉祥的国民

军、广州黄埔军校等在书中都有反映。有些事件和重要会议，作者是目击者，所以她能向读者提供生动的材料。1926年3月以后，作者在鲍罗廷身边工作，因此她能将经常出入鲍公馆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陈友仁等作一番描述。而对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张太雷、陈延年等，作者则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了与之共同战斗的岁月。读者还可以看到宋庆龄为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努力奔走的情况。

胡志明同志在异国土地上为祖国解放事业而辛勤工作的某些侧面也展现在读者面前。

也许，以上种种情况乃是本书在苏联一版再版，在美国和台湾各有译本的原因。

二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从人们的装束和习俗等琐事，烟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给人的印象，到广州、武汉政府时期的革命活动及重大政治举措，作者都作了较多的描写。如1926年广州庆祝十月革命九周年的盛况和关于放足运动的记述则把人们带到了近六十年前热烈的革命氛围之中。作者以感人的笔触传达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总之，这本书为我们研究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大革命的关系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史料。

本书在个别事件的时间、引文方面有不够准确之处，文中只就比较重要者作了注释。本书的有些地方作了删节。

杨云若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第一章　到中国去实习

动身之日……（1）

在门司港……（5）

芝罘……（9）

第二章　在北京

到中国首都的第一天……（16）

在北京的苏联人……（26）

孙中山之死……（40）

莫斯科——北京飞行……（43）

形势日趋紧张……（46）

第三章　在华北的顾问

冯玉祥和国民军……（50）

开封顾问团……（55）

张家口顾问团……（59）

张家口及其近郊……（69）

冯玉祥在张家口……（72）

郭松龄倒戈……（74）

天津战役……（81）

反动派转守为攻。冯玉祥引退……（82）

河南红枪会起义……（84）

北方的严重形势……（87）

南口之战……（93）

向西北撤退……（95）
国民军第五军……（97）
冯玉祥回国。新方针……（99）
第四章　去广州工作
赴上海的路上。聂恰耶夫分子……（105）
公共租界……（109）
继续南行……（112）
第五章　在革命的南方
孙中山和俄国顾问……（114）
黄埔军校……（124）
蒋介石出场……（127）
“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131）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37）
东山——顾问团的住所……（140）
华南顾问团……（144）
广州……（152）
初到东山……（157）
蒋介石撕下假面具……（163）
鲍罗廷和布留赫尔返任……（174）
鲍公馆……（178）
广州的人民群众……（183）
北伐……（191）
广州的形势……（205）
四月政变……（211）
第六章　在武汉
政府委员北迁……（214）
武汉三镇。政府委员的临时驻地……（222）

夺回英租界……(229)
汉口的苏联人居住区……(233)
新胜利和新困难……(236)
苏联客人……(241)
“列宁纪念”号轮船被扣……(243)
国民党三中全会……(245)
国际工人代表团……(249)
日本租界事件……(251)
四月六日……(252)
科列依沃从冯玉祥行营来武汉……(259)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261)
北伐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形势……(266)
危机四伏的武汉……(272)
第七章　归途
我们离开汉口……(280)
我们离开后的武汉……(284)
反苏挑衅。离开上海……(287)
鲍罗廷离去……(289)
斗争在继续……(291)

人名译名对照表……(294)
译　　后……(308)

第一章　到中国去实习

动身之日

夏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俨然是一座南方城市。这不奇怪，因为就地理位置而论它比塞瓦斯托波尔还要更靠南些，更何况这座城市和塞瓦斯托波尔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之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区和近郊，黑溪、金角湾、海军上将码头之类的地名屡见不鲜，这就难怪有点象它的兄弟城市，那座黑海之滨的俄罗斯名城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尽管气候酷寒，但阳光灿烂，一派南国的秀丽风光，大海也是如此迷人。

1925年6月25日，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最后一批去实习的大学生登程赴中国，他们就是顺利升入三年级的B．诺沃肖洛夫、A．希尔绍夫和本书作者。这一天，天气晴和。岗峦起伏的海岸上，一片雪白耀眼的屋宇从四面八方伸向海湾，玻璃窗子闪着令人愉快的光辉。海水轻抚着盐质浸蚀了的古老码头。在波光粼粼的海湾上，有中国式的舢舨往来。黑脸膛白牙齿的华人船工在船尾敏捷地摇着大橹。年青的学生们泛舟海上，庆贺学业结束。

码头边，停泊着一艘外形相当难看的中等吨位货轮，船舷上有三个白色大字。这就是苏联商船公司租用的中国商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平海”号。货物已装载完毕，不过，货装得不多。这艘船的整个底舱坐满了华工。这些季节工人象往常一样要回祖国去度过夏秋两季。旅客上船时间已到。中国人用双手扶着顶在头上的沉重的包袱行囊，汗流满面，沿着窄舷梯匆忙地奔跑着。

这一天对我们来说，是盛大的节日。我们向往已久的理想实现了。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学汉学的学生，一般都被人视为似痴如呆的人。我们都爱中国，爱丰富而又简练的汉语，爱难学但又如画般的汉字，爱中国悠久而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那时已在中国土地上兴起。那里的革命已进入第二个年头，1925年这一年，出现了空前的革命高潮。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南京路上出人不测，竟然屠杀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中国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我国的1月9日事件①。整个中国顿时激怒和沸腾起来了，反英的抵制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在南方最为激烈，那里爆发了有名的省港大罢工。

6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呼吁书②，号召全世界无产者支援中国工人。

我们要去的北京，形势也很紧张。使馆界处于戒严状态。帝国主义者惊恐不安，由于担心群众报复，他们深居简出，收敛形迹，加强了使馆界各大门的警戒。中国人断绝了

---

① 即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大批枪杀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的工人群众。此事件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开端。——译者

② 1925年6月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书》。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113页。——译者

同他们的往来。人力车夫在车上挂起小牌子，写着：“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

亲日的段祺瑞执政府也不得不为群众的革命义愤所迫而作出一点让步。据报载，政府决定将紫禁城中的若干宫殿辟为博物院，开放游览，以筹款捐助上海罢工工人。

1925年6月10日，北京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示威游行：几万工人、农民头一次上街游行示威，头一次高唱“马赛曲”。街上交通为之中断。群情激昂，达于极点。一位参加游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效法旧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做法，奋然断指，用血在墙上书写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随即晕倒，不省人事。

我们起程这一天，得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再施暴行的消息，6月23日，在广州沙基长堤，游行队伍遭到枪击。这预示着反帝斗争将进一步高涨。

我们当时怀着何种心情前去中国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我国高等学校经费拮据。现在简直不能想象，我们除去领到出国护照和出差证明，说明我们此行的目的及请求苏联各驻华机关给予全力协助之外，两手空空。我们这些幸运的东方系三年级学生只领到一点钱。这些钱在路上应该是够用的，大约可以勉强维持两个星期的生活。我们不久前还是二年级学生，当时手头有这笔不大的积蓄，已经满足了。不过，写有“全力协助”的一纸文件居然发生了奇效。直到今天，我仍不能忘怀苏联驻华工作人员所给予我们的亲切周到的接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为了节约，我们决定乘船，不坐火车。苏联商船公司同意免费把我们送到航班表中规定停靠的任何一个中国港口。于是，我们订了去芝罘的票，再从那里设法去北京。

我们乘坐的轮船很快就要鸣笛离港，再过几分钟，符拉迪沃斯托克就要隐蔽在峻峭的崖岸后面了。

也许，有的读者会迷惑不解，一些季节性华工拥到不以俄文命名的苏联轮船上来，是怎么回事。

华人来我国远东侨居，始于上世纪后半叶。每年农事完毕，东北和山东成千上万的无业游民越过国境前来。春夏间，这股人流又返回家园。不过只是男人们出来打短工，家眷则留在乡里。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呆了一年，从未见过一个中国女人。

季节工人不打算在我国久留。他们认为最可怕不过的是葬身异乡，不得回归祖坟。有些人虽然流落在外，仍然执意要回故乡。我碰到过一些拖着辫子的龙钟老人。他们在前清时离开中国，但仍希望回去，又怕剪掉发辫难以成行，因为清朝时，倘如此胆大妄为，是有砍头之罪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苏维埃政权初期，华人问题十分棘手。这些最不幸的城市流民之中只有少数人有专长。那是困难的时代：失业，经济混乱，物资匮乏。不过，这些华人总是要有所安排的，要给工作和起码的居住条件，要让他们学习（他们几乎都是文盲），给他们治病，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一些俄国人和当时为数很少的华人共产党员。

我到该市的时候，那里已办起了各种华人训练班，许多华人还到党校去学习。

那里出版了中文白话报纸《工人之路》，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在谢苗诺夫市场附近有一所漂亮的宅院，门口挂着一张牌子，上书俄文和中文字样："五一华人俱乐部"。

每当有殖民主义国家船只进港停泊时，就会发生一些有损苏联城市形象的事件。外国军官动辄寻衅侮辱甚至殴打华人。这种行为总是立即遭到制止。刚好在我们动身赴华的前一天，一个英轮船副诬指某华工偷窃，竟将他铐起，在船上拘禁了一个多小时，我国警察马上过问此事。市法庭公开审理，判罚该船副四百卢布。

……“新平海”号嘶哑而悠长的汽笛声如泣如诉，向城市告别。我们驶离了码头。再见，符拉迪沃斯托克，后会有期……

“新平海”号的上舱除我们之外，还有几位乘客。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一个人，此人清瘦，脸型尖削，不象俄国人。他身穿考究的外国西装，嘴里一溜金牙，人很孤癖，几乎不出房门，不与人攀谈。我们立刻断定这是个“国际帝国主义大亨”——当时我们某些激昂慷慨的演说家就是这样形容他们的。我们大伙都憎恶这个陌生人，远远地向他投以深恶痛绝但又充满好奇的目光，而他对此却全然不介意。

在门司港

“新平海”号缓缓南行，天气渐渐热了。几乎风平浪静。白天，举目四顾，水天相连，一色蔚蓝。夜里，我们欣赏着映在左舷水面上无边无际的月光。第三天，我们才到达日本门司港。

日本的小巧玲珑令人惊讶。绿荫掩映的岛屿，低矮卷曲的松柏，小屋，轻舟，雅致可爱。我们被这种景色迷住了。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们兴致勃勃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China

“新平海”号到门司装煤，我们打算趁装船之机，上岸去观览日本风光。不久前，我国同日本签订了北京协定。为了稳定远东形势，苏联作了重大让步。我们以为，在这以后，日本的态度应有所好转，我们会受到较好接待。

一艘海关小艇向我们驶来。我们学过国际法，知道凡悬挂国旗的轮船即使在外国港口，其甲板也是该国旗所代表国家的领土。因此，我们谁也不担心，日本海关只不过是要和我们结识一下。我们隔着船舷好奇地望着这只小艇，望着佩有金色饰带的陌生的制服。小艇在匆匆为其让路的日本小船中穿行，向我们的轮船飞快驶来。事后才知道，到我们船上光顾的是冒充海关人员的日本反侦察机关的军官。

和我们同时站在上甲板的是小兄弟俩，一个十来岁，另一个十五、六岁。我不记得，两个男孩乘船去找谁，他们买的是到上海的票。在这个当儿，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完刚买的香蕉，把皮向船舷外抛去，刚巧打在“海关人员”的脸上。于是一阵疯狂的咆哮。小男孩吓得面色苍白，顿时不见了。

日本人气歪了脸，连窜带跳上了落下来的舷梯，来到甲板上。此人瘦小，虚弱，上牙龇出，带着一副角质框的大眼镜，制服笔挺，和招贴画上描绘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一模一样。他用发疯般的眼神查看我们，寻找他的“敌人”。我们大家都不知所措，沉默地看着他。

武士道荣誉的信条使日本军官变成了狂暴之徒，他们为了芥豆小事都可能丧失人性。他们认为自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注定要统治世界的高贵种族的代表。

我们被叫到驾驶室，说要“检查证件”。后来船长告诉我们，日本海关没有任何权力检查证件。我们只是需要水和煤。我们谁也没有下船去门司，因此，我们的证件和日本人

无关。但船长没有提出抗议，因为驶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候，曾三令五申，要他全力避免纠纷。他隐忍着，不发一语，只是向我们说："孩子们，忍着点！"

在那个动荡的年月，日本反侦察机关不遗余力地搜寻"共产国际间谍"。中国已经奋起战斗，帝国主义者怀疑每一个去中国的苏联人都是从事"破坏"活动的。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反侦察机关人员才来到我们船上，要检查我们的证明文件。他们对底舱的中国人不感兴趣。

在一等舱的小驾驶室里，我们的出国护照放在餐桌上，三四个日本人象主人一般大模大样坐在桌旁。他们对船员不屑一顾，对我们这些乘客甚至连座也不让。我几次看到日本军官在注意我。当时我不懂，我是怎么招致他们的青睐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不速之客是来我们船上寻找"布尔什维克瘟疫"的，在他们看来，我显然是个不可救药的"赤色分子"，因为我把头发剪得象男子一样短，并且象当时苏联大学生所时兴的那样，戴一顶鸭舌帽。

被香蕉皮打着的那个日本人，这段时间一直在驾驶室内焦躁地快步来回走动，不时地盯视我们。大一点的男孩走进驾驶室。日本人登时象猫一样跳过去，出人意料地打掉孩子的帽子。坐在桌边的日本人厉声吆喝着："脱帽"。小伙子弯腰拾起帽子。当他直起身来时，眼角噙着泪水，咬着嘴唇。日本人检查了船长递给他的证件，显然已经知道大孩子的身份，他向这个孩子发泄了愤怒之后，现在又急切等待自己的"侮辱者"到来。年小的孩子十分惊慌，藏到轮机室里，无论如何不肯出来，但日本人要求他到场。小孩刚一进来，气急败坏的武士就向他冲过去，挥手打了一记耳光。

我们立刻发火了。我们忘记了船长的警告，喊了起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